

如烟往事

月光下的童年

江初昕

人冬了,冬天的月,有一种冷寂的深沉。

过去农村基本不通电,晚上点盏煤油灯,也没有什么娱乐,一般吃过晚饭就上床睡觉了。但到了月中,有月亮的晚上例外。一轮皎洁的明月从山梁上升起,银白色的月光如水一般洒在大地上,孩子们唱道:“月光光,照厅堂;照阿姆,进厨房;照姑娘,入绣房;照小孩,四处忙。”

有月光的晚上,大伙喜欢到开阔的晒谷场上玩。那时最喜欢玩撒网捕鱼的游戏。两人手拉手搭起“拱门”比作渔网,其他伙伴们手拉手围着我们转圈,大家按逆时针方向一边转圈走一边唱儿歌:“小鲫鱼,大草鱼;细昌条,胖甲鱼;蟹将军,虾小兵……”大家边走边唱,还不时警惕头顶上随时落下的“渔网”,要是被“渔网”捕获,就要表演节目,一般唱个歌,或讲一些吉利的话,有的羞于表演,就学猫叫狗叫小鸡叫都行,只要两个拉网的人认可,就抬起手予以放行。

提到月光,不能不提中秋节的月光。一年当中,要数中秋节的月光最大最亮。那时农村里的人也多,家家户户张罗做好吃的来过中秋节。吃完晚饭,等月亮升起来就开始祭月。大人安排把家里的座椅端到院子里。月亮也比往常更加亮洁清明,可她似乎跟我们开玩笑一般,早早就升起来了,却迟迟不肯落进我家的院落,院外早已经是银光满地了,受房屋的阻挡,月光总也没有进到

院内。没有办法,只能耐心等待。月亮终于爬上屋脊,轻柔透亮的月光,丝绸一般,从天空中飘落下来,铺幔在地面上,整个院子顿时光亮起来。方桌摆在院子当中,用果盘装着月饼、水果、花生瓜子摆在方桌上。最后在祭桌前面两侧,各点上一支红烛。祭桌中间,放一盏香炉,点上三支香火。按照习俗,虔诚地给月亮焚香祭拜一番。袅袅的香烟、跳动的烛花、晶亮的水果、澄黄的月饼,与夜空里皎洁的明月遥遥相对,空气中氤氲着一股微微的凉爽和淡淡的桂花芳香。按照过去的规矩,祭月是要等香烛燃尽方能开吃的。可我们这些小孩眼巴巴地看着方桌上的月饼。父亲主张,我们就伸手去抓,抓得慢的,盘子里早就空空如也,于是哇哇大哭。祖母呵呵一笑,说屋里还有呢。等吃上了月饼,这才破涕而笑。

有月亮的晚上,大人小孩都跑到晒谷场上赏月。晒谷场中间燃起了熊熊篝火,各家都拿来一把新鲜的稻草,轮番朝火堆里扔。皎洁的月光宛如白昼一般,月光地里都在扎堆闲聊,聊聊收成,说说家事。我们小孩则围在火堆旁,稻草上一些没有脱尽的稻谷在火堆里发出“啪啪”的声响,我们小孩手拿一根木棍在火堆里扒拉开,捡拾那些炸开的米粒吃,焦黄喷香。也有从家里拿来土豆、红薯、芋头埋在火堆里,慢火煨着,等闻到香味捞出,外焦里嫩,吃起来格外的有滋味了。

不知不觉露水下来了,晒谷场上的稻草也燃尽了,火堆渐渐熄了下来,大人小孩也都回家睡觉了,晒谷场上处处都是瓜子花生壳。一轮如盘的明月隐藏在树梢后,影影绰绰,儿时的月光还是那么的洁净,那么的清朗,想到月色下静谧的村庄,我不由自主哼起儿时的那首关于月亮的儿歌:“月光光,照厅堂;照阿姆,进厨房;照姑娘,入绣房;照小孩,四处忙。”

再把这只熟鹅除来右手扯着,把左手撕来只顾自吃;行不过五里路,把这两只熟鹅都吃尽了。”每读《水浒传》到了此处,都会让人饿得直咽口水。

看来,食物是否精美并不重要,吃得香才是最重要的。因此,看了《水浒传》一书中武松吃鹅的这一段描写,除了眼馋,心中还会想:武松那么神勇,是不是吃了熟鹅的缘故?武松不到五里路的光景,就吃了两只鹅,吃得快,吃得多,吃得香。武松这个快意恩仇的英雄,吃了两只鹅以后,大闹飞云浦,血战鸳鸯楼,留下了一段传奇。

其实,从《水浒传》一书中还可以看到,宋朝人常常吃鹅,特别是常常吃肥鹅。鲁智深大闹桃花村前,吃的也是鹅。此外,像赵员外那样的文人,家中备的饭菜除了鲜鱼、嫩鸡之外,也有酿鹅。从当时的人们常常吃鹅来看,那时的生态环境是很不错的,山清水秀,草多水多,养的鹅多,鹅就成了当时人们经常吃的一种食品。

西方人也吃鹅。《福尔摩斯探案》里有一个故事,是圣诞节前夕,华生拣了某位先生慌慌张张掉下的帽子和一只大鹅。根据西方史书记载,以前,西方的圣诞节和感恩节都吃烤鸭,后来有了火鸡,就改吃火鸡了。现在,大概西方只有法国人爱吃肥鹅肝酱了。只是,鹅肝酱太贵,法国人又非常高傲,做鹅肝酱的手艺一概不外传。因此,大多数人吃不到正宗的鹅肝酱,或者吃不起正宗的鹅肝酱。

要说起来,吃鹅之风在中国历史上真的曾经非常盛行,北魏的贾思勰在他的《齐民要术》中就有吃鹅的记载。唐宋时期,鹅就已经普遍食用了。明朝文人王世贞在他的《觚不觚录》中曾记载,他老爸以御史的身份回归故里,有一次请巡按吃饭,十几种菜肴里有一只“子鹅”,“必去其首尾而以鸡首尾盖之……”可见,明朝人依然喜欢吃鹅。一直到清朝,吃鹅之风才衰减下来。

鹅有佳味。鹅肉的味道品起来甚美,令人食之难忘。

风物与乡思

鹅有佳味

王吴军

说起吃鹅,我一直想说四个字:“鹅有佳味”。其实,说到吃鹅,不能不说地处我国南方的广东和海南。这两个地方的人在吃鹅这方面颇具智慧,他们把鹅做成烧鹅、卤鹅、大鹅煲,味道鲜美,令人吃了还想吃,真是不简单,也真是合了我说的“鹅有佳味”这四个字。

不过,曹雪芹在《红楼梦》一书里也写到了贾家吃鹅的情景。《红楼梦》一书里的贾家住在长安,有人考证说其实是北京,不论是长安还是北京,总之不是南方,而是北方。贾家也吃鹅,可见不只是南方人才吃鹅,北方人也是吃鹅的。在《红楼梦》里,写到了鹅肉鹅油,张爱玲认为这是古人的遗风。也就是说,北方人吃鹅也是很有历史渊源的。

在施耐庵写的《水浒传》一书中,写到的总是非常朴素的,没有曹雪芹在《红楼梦》一书中写得那么花哨和细致,而且,《水浒传》一书里写到的做法也很是简单,甚至只要煮熟了就行,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比如《水浒传》中“花糕也似的好肥肉”就是对牛肉的细致描写了,在《水浒传》中,吃的写法通常只是“二斤熟牛肉”而已。不过,《水浒传》第三十回里写到武松吃鹅的情景,却是非常诱人食欲的。当时,武松因为帮助施恩醉打了蒋门神之后遭人陷害而又遭发配,施恩就挂了两只蒸鹅在武松的行枷上,于是,“武松右手却吃钉住在行枷上,左手却散着。武松就枷上取下那熟鹅来只顾自吃,也不睬那两个公人;又行了四五里路,

海口自古多小码头,灶煮三江水,来的都是客。海口人自己也是客,落脚一二代的为多,记得自家的出处,见有船来便高兴,不管在哪启的碇,遇上都欢喜,上前看看瞧瞧,闻个味道,说个话儿。特别兴奋的是女人,又好奇,又害羞,不敢问客人话,问身边的男人或女人,从哪来的?来做什么?来的几人?海口人有一股很强的寂寞劲儿,他们打听客人其实是对自己遥远故乡的想象。

小时候带内地亲戚行街,是一件自豪的事情。走进商店,几乎全店的人都停下工作参观你的亲戚和你。

我买感冒药……

他是你亲戚?

嗯。

他是哪里人?

武汉。

哎,那么远啊?他来做什么?

看我妈妈。

他是你妈妈什么人?

弟弟。

哟,他是你舅舅呢,很亲啊,你们要多留他住几天。家里有鸡么?要杀大阉鸡……

我要买感冒药。

咳嗽么?有痰么?痰是白的?黄的?

接着所有店员凑一起商谈给什么药,他们要商量出一种又对症又便宜的药。

他们自然不好与我舅舅说话。现在舅舅走了,他们于心不甘,不约而同望着我舅舅笑,说,好心行——小心走的意思。

现在再话痨的海口人也不会这样了。经济发展,文明进步,海口人已不那么孤独,他们笑迎天下客的风气没变,给1988年闰海的十万人才一个温暖的怀抱与宽阔的台阶。人才租本地人的房住,他们天亮出去,半夜回来,房东除了开门的一张笑脸,不会询问你去的哪里?干的什么。这让很多人才感动,觉得自己来到了地方。据说他们家乡,有一种叫小脚老太婆的人,坐在胡同口,自己不动,更不想别人动,你动她不痛快,要考你哲学,你是

岁月山河

海口人二三事

患患

口鱼多,再好的鱼几角一元钱就买下了,可是一般人家买不起。很多人家不肖吃大鱼,大鱼淡,不如小鱼;一些人人家买大鱼,还得特别给老人家买些小鱼。小鱼香,特别是煎得透透的,那种带着火辣味的香味喷喷而出,老人都受不住诱惑,食指大动。海口老嬷又有一个嗜好,喜吮鱼骨头,一个两指头大的鱼头吮半天,一边吮一边扒粥,鱼头没吮完,几碗粥下肚了,赶快去干活。

一般市民外出不多,没有对比,都认为海口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地方。有些人知道事情不是这样,比如经常出差的官员,人数不少的各类采购等等,他们走南闯北,见过世面。有采购悄悄对人说,某地某地,路上车辆川流不息,载的豆类与煤碳,车一拐弯就用下东西来(那时普遍野蛮装卸)。人家拿扫帚在路边扫扫就能过日子。但这话只能对个别人说,如果在大庭广众面前说,他会被孤立。我在自来水厂工作时,工地上一个汕头小伙子口淡,吹嘘说自己家乡的饭菜有多好,比海口好多了的话,激起众怒,双方摆事实说道理,吵了很久。汕头小伙寡不敌众,还困兽犹斗,差点动手,好不容易被人劝开了。

据说那时内地没人愿意到海南来,其实海口同样没人愿意到内地去。一些好不容易上大学留内地工作的青年,被他们父母骚扰不轻,爹妈要他们回来。北头又冷又没吃的,待在那里做什么!子女不肯回来,街邻都同情,说送子女上大学不如不上——吃苦啊!

现在整个世界是一个地球村了,海口人仍然不愿意大学毕业的子女留内地,留下的,三几年内自己会跑回来。当然不是回来吃五花肉熬酸芋杆,新疆饭店、餐谋天下的湘味餐厅里坐着很多海口人。学成回海口的学生有很多现实理由,回家热闹,又不折腾;一辆车全家用,住一起省费用;大家努力,海口买间房还不容易吗……风和日丽,环境又好。

这有道理,海口很好的。这回真的好。

尽管那时经济不发达,人人穷,没得对比,大家都满意而且快乐。喜欢吃油腻的东西,又有点怕太多的油,所以最好吃的佐餐之物是用肥猪肉熬吸油的东西,比如五花肉焖咸红鱼,五花肉熬酸芋杆,五花肉煮酸竹笋或咸菜等等。房屋简单,灶火一升,四邻都闻得到那飘远益香的香。如果一个家庭经常飘出这种既肥又爽的香味,没人敢小觑的,要嫁女娶媳妇,可能要比别人家容易得多。海



文艺随笔

颜真卿 书法三境界

程应峰

唐代中期杰出的政治家、书法家颜真卿,所创立的“颜体”楷书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楷书四大家”,和柳公权合称“颜筋柳骨”。他的楷书雄秀端庄,结字由初唐的瘦长变为方形,方中见圆,具有向心力;用笔浑厚强劲,善用中锋笔法,饶有筋骨,亦有锋芒,一般横画略细,竖画、点、撇与捺略粗,大气磅礴,多力筋骨,具有盛唐的气象。他的行草,遒劲有力、真情流露,结构沉着,点画飞扬,在王派之后为行草书别开生面。他的行书遒劲郁勃,体现了大唐帝国繁盛的风度,与其高尚的人格契合,是书法美与人格完美结合的范例,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二行书”。颜真卿秉性正直,笃实纯厚,不阿谀权贵,不曲意媚上,刚正有气节,以义烈闻名于时,最终以死明志。

他五十岁以前的书法历练,初步确立了“颜体”面目,此第一境。张旭曾考问颜氏十二笔意,颜真卿或以张旭传教所得,或以自己攻习所悟,对答如流,志在“齐于古人”。以故,张旭一再授其笔法,让颜真卿有了底气:“自此得攻书之妙,真草自知可成矣。”这一时期,颜真卿追求用笔沉着、雄毅,以健力立骨体,敷之以厚肉;结体上整密、端庄、深稳,由瘦长型变为方正形;在谋局上减少字与字、行与行间的空白而趋茂密。“点画皆有筋骨”,可谓“雄”中有“媚”,其“劲险之状,明利媚好”。直到“安史之乱”,颜真卿投身于金戈铁马的战事中,无暇顾及笔

砚艺事。

从五十岁至六十五岁,“颜体”形神兼具,已趋成熟,此第二境。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动荡,加上其后接二连三地被黜,使他一次又一次拓展了心灵的空间;从书生到斗士到统帅,从立朝到外黜到立朝,生活方式频繁转换,人生体验多样化,艺术体味也就更为深刻。颜真卿将前期的“颜体”反复锤炼,炼形炼神,从而形神兼备,臻至成熟。他加强了腕力,中锋运行,取篆籀方法,圆转藏锋,如印印泥。笔画形成或是蚕头燕尾之状,或是弓弩蓄势之形。笔画之间采取横细竖粗的对比错综法。在钩末、捺末挑露出尖锋,耀其精神。其捺笔表现出一波三折的节奏。其直钩、平钩、斜钩,饱满取势,弧度均匀,圆劲有力。其折笔则提笔暗转,形成斜面折下,以“折钗股”拟之。从结体上,方正端庄,稳健厚重,中宫

诗路花语

十月雨纷纷

田杰

走在陡峭的山路
牵着你的手
石板上的重音调和秋风的节奏
雨滴塑造的长廊
被誓言磨平了岁月
长满了爱情的语言

弯曲的山,路过十月
迈过一道道沟壑。此刻雨纷纷
顺着叶子滑落的音符
在山涧的缝隙中结满红红的果
十月深处的雨声,和着恋人的低吟
放大鸟儿的歌唱

秋风中的遐思

倪俊宇

黄叶告别高枝
向下,悄然地坠
滋养一树青翠的土地致意
秋虫争相朗诵
汗水写在田野上的
色彩斑斓的颂辞

而蒹葭,倚着几声断鸿
将被霜染的心事
向渐次焦急的秋风
表白,一帘秋雨
卷动谁的情愫
一些私语,让糖滴
延绵成一串串晶莹的回忆

一管箫声横贯秋水
让一朵菊花
在荡漾的幽思中颤抖
那被岁月酒化的背影
有否被晨风暴雨的凝望烫伤?
远方的你,能从
飘飞的落叶或炊烟
解读故乡那一垄垄稻穗么?
向故土低眉或弯腰的
该是沉向乡的乡思与亲情啊

台风里的背影

徐永清

风声凄厉
来自沉默的码头
据说有台风
看那披头散发的椰子树
看那穿着雨衣艰难行驶的行人
把门关上
把世界的声音调小
我应该体谅上一个季节的所有经历
虽然很多故事已经陈旧
像裹过油条的报纸
也像好久没有清洗过的梳子
今天的日记本写下大风大雨
也写下很多的祝福
包括风里跳舞的树叶
雨里奔跑的背影

关于海口

韩中州

河流入海的地方有很多
独有水巷口这个地方叫作海口
清凌凌的水,流进了巷子口
水在街中流
船在水中行
人在画中游
这个浸润乡愁的名字
带着腥咸的海风
一下子吹开遥远的记忆
吹动一片片风声帆影
南洋的季风
在水巷口经年游走
巷子两边慢慢长出
风情迤邐的骑楼
一个个手牵着手肩靠着肩
倚窗听河,如温婉水灵的女子
在水边浣洗,在窗边梳妆
在水光波影轻摇小桨缝绻流连
百鸟朝凤双龙戏珠的前店后街
一簇簇三角梅浅吟低唱
绽放昔日的火红
一面面女儿墙身姿妩媚
美丽的裙裾飘动旧时的光影
婀娜的腰线蜿蜒连接海岸线
一声声莺莺燕燕
在河埠长廊悠悠回荡……

